

# 新闻理论基础

XINWEN LILUN JICHU

甘 惜 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新闻理论基础

甘惜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新闻理论基础

甘惜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社内部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8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96,000 册数：21,000  
统一书号：7011·89 定价：0.82元

## 重 印 说 明

本书是应教学急需赶写出来的。作者原计划先将初稿印出在校内试用，并向新闻界同志们征求意见；然后花些时间收集材料，加以修订，再正式出版。但是，初稿印出后，校外许多读者一再索购；为了适应当前读者需要，只得将初稿重印。重印时作者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另外增加一篇附录。

1982年7月

## 初 版 前 言

在我国思想战线上，新闻工作战线是异常活跃的一条战线，新闻工作者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工作经验。但是研究新闻工作规律的新闻理论战线却长期落后于实践，拿不出什么研究成果，更说不上予实际工作以指导了。

在大学新闻系，差不多年年都要向学生讲授新闻理论课（十年动乱除外）。但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却年年写，年年改，年年度，体系难成，迄未定型，写出来的东西，也只在校内使用，不敢对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恐怕主要是前无师承，而撰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教科书尤其缺乏前人之鉴，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加上前些年政治运动不断，新闻观点随着政治运动不断打转等等原因所致。

因此，尽管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以及社会上都强烈要求我们写出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闻理论教科书，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愿望，并为此作过多次努力，但计划迟迟未能实现。十年动乱，此事也就中断。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扔掉了套在头上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破除迷信，打破禁区，各个学术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股热潮也有力地冲击着新闻理论战线，新闻理论研究空气十分活跃，许多地方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和新闻学会，这个形势是前所未有的。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在

这种形势冲击之下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的一次尝试。

这本书写于1980年4月至7月。为了解决教学上的迫切需要，也为了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献礼，作为突击任务，在四个月之内赶写了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好几位新闻理论教师多年来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这本书也是写不出来的。

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但是我们也愿意以此书就教于我国新闻界的同志们，请求他们的指正。

此书初稿打字印出之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部分教师中进行了两天讨论，征求意见。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此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到会同志对此书初稿提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对初稿又作了一些修改，对某些部分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对某些章节重新作了调整。我在此对参加讨论会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那几天讨论会上，也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这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我们将在争论中逐渐接近真理。

本书与过去多次写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不同的地方是，在体系上作了较大的变动，增加了绪论，论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然后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解剖新闻和舆论开始，论述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专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和群众、和党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的论述，讲清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把这几种关系搞清楚了，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也就明确起来了。我自己认为这样的论述比较地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显得零碎和繁琐，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试探。但它的合理性还有待于新的实践的检验。

这本书主要讲了报纸和通讯社的经验，对广播和电视讲得较少。这不但是由于我自己缺乏广播工作和电视工作的直接经验，而且一般说来，所有新闻舆论工具的基本规律都是相通的，适用于报纸和通讯社的理论也大体上适用于广播和电视。至于广播和

电视特殊规律的理论研究，只能寄希望那方面的专家。

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考虑，一方面要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党报的革命传统，使后继者有所遵循。

从前一方面说，多年来新闻战线的极“左”思潮为害很深，十年动乱，新闻界又受灾最重，而祸及全国。现在四害虽除，但伤痕累累，流毒未靖。所以一探索新闻工作的规律，就不免要牵涉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教训，痛定思痛，不得不尔。这是时代的印记。如果我们在此时此际研究新闻理论而放松这些年的教训，那才是不可理解的了。我们在这方面占用了较多的篇幅，相信读者是会同意的。

从后一方面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来说，我们尽可能向读者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新闻方面的重要论点，以显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源远流长，让青年一代新闻工作者能以革命前辈为师。不足的是本书对于百余年来国际无产阶级新闻活动和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办报活动极可宝贵的实践经验，虽有所论述，而阐发不多，正面经验讲得少了，而反面教训却讲得太多，使人读起来有沉重之感。这既是因为本书写作仓促，来不及广泛利用材料，也是因为我们刚从苦难中苏醒过来，对于刚刚逝去的这段苦难史记忆犹新，必须拨乱反正，以便惩前毖后，使新闻史中的悲剧不致重演，因而对历史教训说得多一点。这个正面经验阐述不足的缺陷，当在今后设法增补。

本书虽已有十七万字，但仍属大纲性质，许多问题都是几笔带过，未作充分发挥，现在看来，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由于多年来我们的闭关锁国政策，我们知之不多，本书阐述得也不充分，批判得未必得力。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们今后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又如第七章第二节《坚持党的政治路线》部分，对于党的新闻事业在宣传党的政策上的根本问题

阐发不多，只着重讲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在政策宣传上的几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宣传的经验讲的很少。本书是1980年上半年写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一年了，我们党在这一年之中有许多重大的新决策（例如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经济调整等等），对这些宣传上的新经验都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概括。此外，新闻工作的方法论问题，本书也基本上未涉及，所有本书这些不足之处，都是留给今后的课题。

总之，这本小书只是一个小學生的习作，思想还不成熟，语言也有失粗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样大的研究领域，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探求者，希望读者多加批评。

直到现在，我国新闻界以及主管党的新闻工作的某些同志还存在着轻视新闻理论研究的倾向，认为“新闻无学”，认为新闻工作只是一种实践活动，无规律之可循，只要按领导意图进行宣传就好。无疑这是一种有害的观点，对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对加强新闻事业同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极为不利。希望我国新闻战线的同志们都来总结我们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的经验，并且从事新闻理论的研究，共同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繁荣我国新闻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

1981年5月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	1
第二节 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	5
第三节 怎样研究新闻学? .....	10

## 上 篇

第一章 新闻 .....	23
第一节 什么是新闻? .....	23
第二节 新闻的起源 .....	28
第三节 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 .....	32
第四节 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 接受者的关系 .....	38
第五节 关于新闻的定义 .....	47
第二章 舆论 .....	52
第一节 什么是舆论? .....	52
第二节 舆论的力量 .....	55
第三节 对舆论的引导 .....	59
第三章 新闻事业 .....	65
第一节 新闻事业和舆论 .....	65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新闻事业 .....	70
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性质 .....	73
第四节 新闻事业的某些特点 .....	79

<b>第四章 新闻事业的作用</b> .....	84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 .....	87
第二节 旧世界的揭露者 .....	94
第三节 新生活的建设者 .....	98
第四节 科学文化的传播者 .....	104

## 下 篇

<b>第五章 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b> .....	114
第一节 反映事实的真相 .....	114
第二节 反映时代的真相 .....	121
第三节 反映时代的本质 .....	126
第四节 联系实际、指导实际 .....	130
第五节 新闻事业和调查研究 .....	136
<b>第六章 新闻事业和群众</b> .....	139
第一节 群众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	139
第二节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141
第三节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	145
第四节 来自人民的批评和监督 .....	149
第五节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	156
第六节 群众喜闻乐见 .....	163
<b>第七章 新闻事业和党</b> .....	169
第一节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	170
第二节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 .....	178
第三节 坚持党的组织路线 .....	189
第四节 关于新闻自由 .....	198
<b>结束语</b> .....	211
<b>附 录 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b> .....	217

# 绪 论

## 第一节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是研究什么的？它的对象是什么？这是研究新闻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代的新闻事业，已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恐怕只有极少的人不受新闻事业的影响。报纸、广播、电视每天从清晨到夜晚给人们传来远近地方发生的新的情况，传来天之涯、海之角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斗争的消息以及世界各地的新的纷扰。新闻成了许多人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当代新闻事业的盛况，我们的前人是难以想象的。

当前世界上有上万家日报、还有数不清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它们每天发行几亿份报纸，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向听众和观众播送各种节目。人们不惜花费上亿的金钱来改进新闻事业的技术设备，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新闻事业装备起来。

报纸和广播、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所关心的材料。

这些报纸上所刊登的材料以及广播、电视节目，有的使人深受教益，有的使人开阔眼界，也有的使人堕落沉沦；有的使人高兴，有的使人悲伤；一些人为之欢呼，另一些人则为之大骂。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新闻机构，它们各自拥有数百名甚至上万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奔波忙碌，辛苦劳累，他们为了什么？他

们是精神生产者，他们不生产任何物质的东西，他们只生产精神产品。他们把经过精心制作的精神产品——新闻以及围绕新闻而采取的种种形式奉献于它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假如世界各国忽然没有了新闻事业，情况会怎么样？那一定会出现大混乱，人类历史将倒退几个世纪。人们会感觉到遭受了一场重大的灾难，重新又回到了闭塞幽禁的古老境界。

这些不同的新闻机构之间并不是和平相处。它们相互之间有时展开激烈的宣传战。我们的天空是很不平静的，有时电波受到干扰，它们的声音不能无限地广为传播。这一切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新闻自由”的口号现在被喊得震天价响，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新闻事业归根到底都被某一政治经济集团所操纵，而有的新闻机构完全享受不到新闻自由。这又是为什么呢？

许多新闻机构都标榜它们是真实地报道事实，但是我们看到造谣生事已经成了某些新闻机构的日常职业，它们恬不知耻地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它们有时充当某种政治势力的掮客，在政治纷扰中施放出某种空气，作为一种试探气球。

新闻事业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许多国家的军事政变，政变首脑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占领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控制报纸。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深知革命新闻事业的力量，不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创办了多种公开出版的报纸，而且在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出版了多种报纸，并且办起了广播电台。

我们在民主革命的凯歌声中，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报纸和广播电台，让人民听到我们的声音。

在现代政治斗争中，新闻事业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上，有些新闻工作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常常看到某个政府驱逐记

者，宣布封闭某个报社和杀害著名的记者。据国际新闻学会的报告，1979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就有六十九家报纸被取缔或奉命暂时停刊，有十七名记者死于暴力，有十三名记者受到袭击，有十二名记者挨了炸弹，有三十多名记者遭到逮捕，有二十八名记者被驱逐出境，还有二十五名记者被监禁。

但是看起来新闻事业并不由于政治镇压而被消灭，或者减少。相反，世界的新闻事业是越来越兴旺发达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新闻事业也必然更加现代化，更为迅速和更为灵活的新闻传播机构必然日新月异地出现。电视、广播、报纸、通讯社将不断改变陈旧的面貌，而以不断革新的姿态接待它们的听众和读者。它们从旧的时代走出来，并且创造着自己的未来。

是什么动因促使新闻事业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且不断发展呢？这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总而言之，新闻事业，这是当代世界的一个“怪物”，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常常能够创造奇迹。

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吗？如果有的话，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现代新闻事业，这就是新闻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寻求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是以现代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我们所要研究的新闻，也是现代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新闻。现代新闻事业，这是我们面对着的直接现实。现代新闻事业和人类远古的无阶级社会的相互传递的新闻有着重要的区别，虽然这种原始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的远祖，我们在研究新闻的起源时将简略地研究到它，但它毕竟和现代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现代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和人们的口头新闻和书信新闻也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口头新闻和书信新

闻这种思想交往不是以宣传为目的，而现代新闻事业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的，归根到底不过是某一阶级的舆论工具。

我们有时听到一种劝告，在确定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时，应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新闻事业也考虑进去；在对新闻和新闻事业作出科学概括时，也要考虑到共产主义社会新闻事业的状况。例如，当我们确定新闻事业的性质是阶级舆论工具时（见本书第三章），有人就觉得这个规定不能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闻事业。他们希望给新闻事业这个概念作出一个适用于任何人类社会所有新闻事业的科学概括。但是我们却并不存有这样的奢望。共产主义社会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情，那时的社会状况和新闻事业状况是怎样的，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料。而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阶级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制度的存在，可能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新闻事业仍将是一定阶级的舆论工具，这一点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所以我们并不打算——至少暂时并不打算——要在新闻学研究中确立一个永恒的真理，规定一条万古不变的法则。我们立足于现实，回答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只把现代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即使这样一个题目，对我们来说也是显得太大了。现代新闻事业，包括世界各国的新闻事业，包括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打着各种社会主义旗号的所有新闻事业，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寻求它们的共同规律。但是这是我们暂时所不能胜任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国外的新闻事业的状况知之甚少，十年动乱又把这个空白进一步扩大，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填补好这一块空白。所以，尽管我们将力图以现代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探索现代新闻事业的规律，但是在实际上，在主要精力上，我们将不得不以我们自己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作为我们的

研究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将主要寻求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规律。

我国现代新闻事业，从1949年起，就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闻事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在十年动乱之中，我国新闻事业又出现了旧世界的回光返照，出现了封建法西斯式的新闻事业的复活，但是这毕竟只是历史的曲折，是历史的反常现象，而就其整体来说，从1949年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在党领导之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着的实际。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学研究工作的希望，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从解决中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问题出发，以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出新闻事业的普遍规律。

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现代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以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 第二节 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新闻学目前包括三个方面：一、新闻的理论科学（这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内容）。二、新闻史。三、新闻的采访、编辑、评论以及新闻政策，新闻管理等等实际科学。

这三个方面都是探索新闻事业的规律，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

新闻学在现时还是一门新兴科学，它还处于幼年时代，甚至可以说还在襁褓之中。

新闻学不同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或文学等科学，这

些科学有着上千年以至几千年的历史，例如历史学者们就写出了成千上万本看不完的著作，而新闻学却还很年轻，这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新闻事业本身还很年轻。

据考最早的报纸出在中国，唐代的“邸报”就是报纸的原始形态。但是严格的讲，“邸报”还算不得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它不仅是手抄，而且限于官僚士大夫阅读，与广大群众无关。

近代报纸的雏型产生于西欧十五、十六世纪。而真正出现面对广大群众的报纸还要晚些，即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报纸。

有了一定时期的新闻实践的经验，然后才可能出现研究这一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新闻学这一名称的出现大约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产生到现在大约近百年了。

无产阶级报纸的出现比资产阶级报纸还要晚得多，如果从英国宪章派报纸算起，距今不过一百四十多年，如果从1848年的《新莱茵报》算起，距今不过一百三十多年。百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根据他们丰富的新闻实践以及他们同资产阶级报纸和小资产阶级报纸论战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办报的精辟见解。但是他们来不及对此作出系统的总结，来不及特地写出新闻学理论著作。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门科学到现在还不成体系，在我国图书分类里，新闻学还不占有一个重要栏目。

于是有的人否认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人认为不管是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或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时俯仰，与世浮沉，这里谈不上什么规律，因而也没有科学。

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联系群众桥梁之一，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宣传什么和怎样宣传，党怎样决定，报纸就紧紧跟上，这里没有



什么客观规律可循，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因而认为新闻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这些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看法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新闻和其它的党的事业的共性，但与此同时，新闻事业又毕竟不同于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新闻事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但它又毕竟不同于其它一些同样起着这种桥梁作用的事业。新闻事业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研究新闻学不能只着眼于新闻事业的普遍性，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无可否认，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受党领导的，是在党的严格掌握之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党的宣传方针又是怎样制定的呢？难道是可以任意制定的吗？难道可以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吗？难道可以不受客观规律支配吗？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党的一切正确的宣传方针也是受客观规律决定的，并且受客观规律的检验。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党报，有时受群众欢迎，有时不受群众欢迎，有的报纸受群众欢迎，有的报纸不受群众欢迎，这是为什么？

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党报有时对实际工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有时却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我们的宣传，有时成功，有时却失败。有时暂时看起来十分成功，声势很大，但事过不久却证明我们的宣传遭到惨败，碰得头破血流。这又是为什么？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我们的新闻事业是不由自主地受到一种力量所支配吗？这种力量就是存在于我们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规律。

可见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是没有客观规律，而是我们是否认识